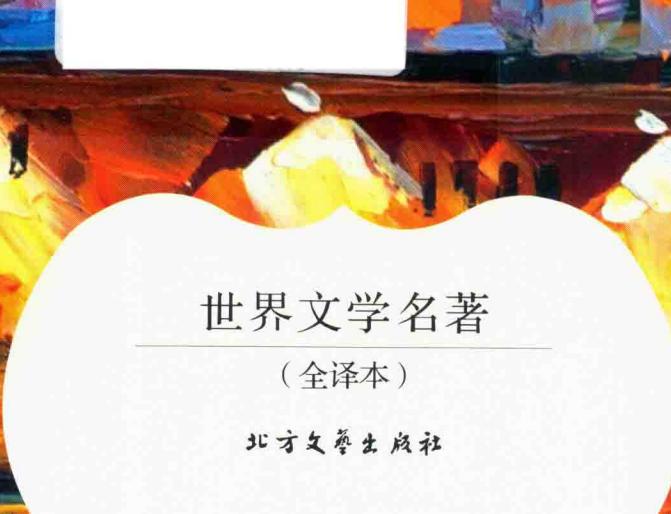


Notre-Dame de Paris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Hugo,V.)著

王岩译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北方文華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巴黎圣母院

Notre-Dame de Paris

(法)雨果(Hugo,V.)著

王岩译

北方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雨果著; 王岩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17-3509-0

I. ①巴… II. ①雨…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0025号

巴黎圣母院

Notre-Dame de Paris

作 者 / (法) 雨果 (Hugo,V.)
译 者 / 王 岩
责任编辑 / 卢红岭 孙东博
封面设计 / 袁 洁 班 婕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27
字 数 / 456千字
版 次 / 2016年1月第2版
印 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6.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509-0

译者序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是十九世纪群星璀璨的法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雨果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他的一生几乎占了十九世纪六分之五的时间。他历经了拿破仑帝国的兴衰、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第二帝国的成败和第三共和国的建立，经历了法国资产阶级消灭封建势力，建立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系的整个过程。雨果的思想也历经了复杂的过程，经历了从保王主义、自由主义到共和主义的转变。

1831年，雨果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此时，雨果受到1830年七月革命的影响，从保王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意识和对人们群众的赞颂。

小说以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为背景，以巴黎圣母院为主要场景，描写了波西米亚少女爱斯梅拉达、圣母院敲钟人卡西莫多及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三个主要人物之间错综复杂、曲折离奇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作为一个祭司，认为情欲是罪恶的，会毁灭人的灵魂。但是当他看到美丽的波西米亚女郎爱斯梅拉达之后，他的被禁欲主义所压抑的情感蠢动起来，疯狂地爱上了她。他不择手段地想占有她，在罪恶情欲的支配下，他的追逐变成了迫害。

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也爱慕爱斯梅拉达。卡西莫多相貌奇丑，但他的爱却是高尚的，具有人道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特点，和弗罗洛

的罪恶情欲完全不同。道貌岸然的弗罗洛，在他的罪恶企图不能达到时，便卑鄙地采取嫁祸于人的办法，把爱斯梅拉达送上绞刑架。与此同时，对弗罗洛百般忠实的卡西莫多，却被他主人的残暴和无耻所激怒，把弗罗洛从圣母院教堂的高塔上推了下去。

小说反映了作家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对受压迫的下层人民的同情。被社会嘲弄和迫害的下层人民的代表卡西莫多和爱斯梅拉达都被赋予了天真、善良、真诚等品性。小说中围绕在爱斯梅拉达周围的男性除了敲钟人卡西莫多、副主教克洛德以外，还有诗人格兰古瓦，骑兵队长菲比斯，他们分别代表一类人。四个人物中，最有深度的应属克洛德，这个人物从表面看来，属于应该遭受谴责的罪人。作为副主教，他过着清苦禁欲的修行生活，但其内心却渴求淫乐，对世俗的享受充满妒羡。他愈是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人们的欢乐，便愈是仇恨世人，仇恨一切。他煽动宗教狂热，制造迷信，散布对波希米亚人的偏见，伙同王家检察官残害人民。这个人物是宗教伪善和教会恶势力的代表。然而从深层次看，作者在把他当做罪人刻画的同时，更是把他视为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牺牲品，爱斯梅拉达被毁灭的只是肉体，克洛德是首先被毁灭了灵魂，而后又被毁灭了身体。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对违反人性的宗教禁欲主义教条进行控诉。

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巴黎下层的人民、流浪者和乞丐群。他们衣衫褴褛、举止粗野，但在他们的“社会”里，却可以找到上层社会所罕见的互助友爱、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与路易十一所统治的上层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小说中巴黎流浪人为救爱斯梅拉达而攻打巴黎圣母院的场面，写得慷慨悲壮、惊心动魄。雨果在此通过书中人物之口，预言人民将起来捣毁巴士底狱，暗示了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这里的描写其实是七月革命的回响。

小说在艺术上，有着鲜明的特色。

《巴黎圣母院》是一部处处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的文学作品。

首先，小说塑造的主人公卡西莫多，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浪漫主义手法。作者以奇特的想象，夸张的手法，浪漫主义的激情勾勒了一个丑得出奇的形象：他一出世就是“一个小怪物”，“又是独眼，又是驼背，又是跛足”。长大以后耳聋，“看起来仿佛是一个被打碎了的而没有好好拼拢起来的巨人象”，“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猪鬃似的赤

红色的眉毛下面长着小小的左眼，右眼完全被一个大瘤遮没了，牙齿象城垛样参差不齐，嘴唇坚硬，一颗牙齿如象牙一样地从唇上突伸出来，下巴弯曲，尤其是那脸，完全布满轻蔑、惊奇和混合的表情。他就是《巴黎圣母院》中愚人节里被人们选为十全的“愚人王”的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其次，小说的情节也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的，充满了现实生活中所不可能有的巧合、夸张和怪诞。卡西莫多一个人在圣母院上的抵抗、爱斯梅拉达母女在绞刑之前的重逢、卡西莫多与爱斯梅拉达两个可怜人的尸骨一被分开就化为灰尘，等等，完全都是作者奇特想象的产物。

再次，小说的环境描写也是奇特的，不寻常的。小说以浪漫主义色彩浓烈的笔调描写了巴黎城市的壮丽图景和中世纪阴暗生活的风貌，把读者带进一个充满绚烂色彩和奇特声响的世界，使他们看到高大的哥特式的建筑、此起彼伏的屋脊的海洋、纵横交错的街道、散布在街头的刑场绞架、阴森的巴士底狱和流浪人聚居的神秘的圣迹区这一片奇特的景象。雨果还以不少的篇幅描绘了巍峨壮观的巴黎圣母院，它是建筑艺术的奇迹，“好象是巨大的石头交响乐”，“每一块石头都生动地表现出艺术家的天才和加以修饰了的、用千百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劳动者的幻想”，它那雄伟的整体带着难以数计的繁复的人与兽的浮雕，高踞在中世纪的巴黎广场上。雨果用生动细致的描写把它加以拟人化，写它像是一个肃穆庄严、壮丽而又神秘的有生命的存在物，俯视和见证了历代的生活和眼前的那个悲剧。这更加重了小说的浪漫主义气氛。

然而，《巴黎圣母院》最突出的艺术特色还在于以美丑对照的原则来创造浪漫主义的艺术形象。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两组人物对照：卡西莫多、爱斯梅拉达与克洛德、菲比斯；看到两种爱情的对照：一种是爱斯梅拉达对菲比斯的纯真的爱，卡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的全心全意的爱，另一种是克洛德对爱斯梅拉达的兽欲，菲比斯对爱斯梅拉达的玩弄女性的风月老手的情欲；看到两个节日的对照：愚人节与宗教节；看到两个王朝的对照：乞丐王朝与封建王朝；看到两个国王的对照：乞丐王国国王克洛潘·图意弗与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还看到两种法律：乞丐王朝一视同仁的公正法律与封建王朝、教会所操纵的用以镇压穷人的反动法律，等等。作者正是通过美与丑、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照来创造形象并表现其深刻的主题的。

4 / 巴黎圣母院

总之，《巴黎圣母院》是一步宏大的浪漫主义杰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不仅展现了浪漫派小说的魅力，也充分展示了雨果作为一个大事记作家的不朽才华。

序言

几年前，当本书作者去参观，或者更确切地说，去探寻巴黎圣母院时，在两座钟楼其中的一座的一个幽暗角落里，发现墙上有一行用手刻下的字母：

， ANÁΓKH^①

这几个大写希腊字母阅尽沧桑，变得乌黑，并且深深陷入石头；它们的形状和笔法显示出某种为哥特字体所固有的特征，像是提示人们它们出自一个中世纪人之手；这些字母所蕴含的悲惨的、宿命的意义震动了作者。

作者努力寻思，极力猜测是一个怎样的受难的灵魂非要在这古老教堂的前额上留下这个罪恶或悲惨的印记，否则就不甘心离开尘世。

从那以后，这堵墙壁或经粉刷，或遭打磨，究竟属于哪种情况已经弄不清楚了，字迹已是逐渐消失了。近两百年来，中世纪遗留的奇妙教堂无不受到此待遇。破坏来自四面八方，从外部也从内部。神甫涂抹粉刷，建筑师打磨刮擦，然后是民众把它们夷为平地。

于是，关于镌刻在圣母院阴暗的钟楼墙壁上的那个神秘的单词，连同本书作者悲伤地叙述的那个一向不为人知的不幸的命运，除了作者在这里提供的一点脆弱的记忆之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几个世纪以前在墙上写下这些字母的人已经不在了，写在墙上的那个词也从教堂的墙上消失了，就是教堂本身，恐怕不久也将从地面上消逝。

正是由于这些字母的触动，作者才写下了这部书。

一八三一年三月

① 希腊文，意为命运。

定本附言

此前预告本版将增加若干“新”的章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说加入“未经出版”的章节。因为“新”意味着是“新写的”，本版增加的这几章并不是新写的，它们与本书其余部分是同时写成的，源自同一时代，脱胎于同一思想，它们一直是《巴黎圣母院》手稿的整体的一部分。再则，作者不能理解，此类作品一经完成，如何还能事后再有补充、添加。这可不是随心所欲的。作者认为，一部小说诞生时，它的各章各节必定已经完整齐备；一部戏剧诞生时，各幕各场必定已经各就各位。切莫以为，诸位称作小说或戏剧的那个神秘的微型世界的组成部分的数目可以任意决定。这种性质的作品应该是一气呵成，一次定型的，嫁接和焊接上去的部分都长不活。木已成舟，就不能再返工，别去修改。书一经出版，作品的性别，或雌或雄，就已经确认并宣布，婴儿哭出第一声，他就出生了，就待在那儿了，就是那个样子了，父母已奈何他不得了。他属于空气和阳光，只能由他的样子去生去死。您的书不成功吗？随它去吧。不要给失败的书再增添章节。它不完整吗？您本应该在孕育它的时候就让它完整的。您那棵树疙疙瘩瘩太多吗？您是怎么也修不顺的。您的小说得了痨病吗？您的小说活不成了吗？它本来就缺乏生命力，您是救不了它的。您的剧本生来就少一条腿吗？我相信，就是给它装上假肢也毫无意义。

因此，作者希望读者了解，本版增添的各章并非专为此次再版而写的。它们之所以未收入本书此前各版，原因很简单。《巴黎圣母院》初版时，保存这三章原稿的卷宗丢失了。要么重写，要么付之阙如。作者认为，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篇幅较长，都是关于艺术和历史的，少了它们也无损于小说或戏剧的本质，读者不会察觉。只有作者自己知道这个脱漏的秘密，于是他决定采取任其脱漏的办法。再则，假若必须全部说清楚的话，那是他生性疏懒，重写丢失的这三章令他望而却步，有这时间，不如干脆另写一

部小说。

现在，这几章拙稿又找回来了，他就利用眼前的机会把它们放还原位。

现在将奉上的便是他作品的全貌，是他原先想象的那个样子，他创造的那个样子。不管是好是坏，能传之后世还是短命，反正他希望的就是这个样子。

的确，对于那些很有识别力，却只在《巴黎圣母院》里寻找离奇情节和悲剧遭遇的人来说，找回来的这几章价值不大。可是，可能另有读者不认为研究隐藏在本书里的美学和哲学思想是无益之举，他们乐意在阅读《巴黎圣母院》时，去感受传奇故事里的非故事部分，并且透过诗人现在这副样子的创作去探索——此话有点狂妄，读者请勿见怪——历史学家的体系和艺术家的宗旨。

由于认识到《巴黎圣母院》值得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也特别是为了上面提到过的那些读者，加进本版的这几章，将会使《巴黎圣母院》完整起来。

在其中一章里，作者阐述了他关于建筑艺术的见解。他认为这一至高无上的艺术当今正处于衰落状态中，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趋向死亡。这一见解不幸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过作者觉得有必要在此声明，他但愿将来有一天能证明是他错了。他知道各种形式的艺术都可以寄一切希望于后人，何况今天，萌芽状态的天才正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破土欲出，其声可闻。种子已经播入犁沟，丰收在望。他只是担心读者会在本版的第二卷里看出是什么原因。建筑术虽然千百年来一直是培育艺术的最肥沃的土壤，但生命的汁液已从这古老的土地中流失。

然而，今天的艺术青年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堪称前程远大，以至于在当今的建筑学校里，教员尽管可厌，却在不知不觉中，甚至是不由自主地培养了出色的学生。这同贺拉斯^①提到的那个陶工正好相反，此人本想做双耳尖底瓮，成品却是罐子。“轮子转处，罐子出世。”^②

可是，不管怎样，不管建筑术的将来如何，也不管青年建筑师们有朝一日以何种方式解决他们的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在我们期待新的纪念性建

^①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著名诗人，其代表作《诗艺》，对欧洲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影响很大。

^② 原文是拉丁文，见贺拉斯《诗艺》。此处意为：老师的本领只能教给学生做罐子，学生却做出双耳尖底瓮，比老师高明。

筑出现的时候，还是把古老的纪念性建筑保存下来吧。如有可能，我们应向全民族灌输对民族建筑的热爱之情。作者宣告，这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他毕生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巴黎圣母院》或许为真正理解中世纪艺术开阔了视野。迄今为止，一些人对这一灿烂的艺术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它遭到另一些人的冷遇。不过作者远不认为他自告奋勇担当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他已经不止一次为我们古老的建筑术辩护，他已经高声指责过众多亵渎、玷污、破坏的行径。他会坚持不懈的。他决心要经常提起这个话题，他会经常这样做的。他决心捍卫历史性建筑，其执著程度将不亚于学校和学院里那帮偶像破坏者们攻击同些建筑时的凶狠。眼看着中世纪建筑术落到什么人手里，看到当今一帮只知涂抹灰泥之辈如何糟蹋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委实令人痛心。我们身为有识之士，眼睁睁看着他们胡作非为，仅对他们报以嘘声，简直是我们耻辱。我们这里所说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外省，而且发生在巴黎，就在我们的家门口，窗户底下，在这座伟大的城市，这座有学问、有出版、有言论、有思想的城市里。在这篇附言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忍不住要揭发几个每天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在有艺术修养的公众鼻子底下策划、讨论、着手、继续、并安安稳稳完成的毁坏文物的实例，而且他们毫不在乎批评，倒是批评者面对他们的大胆妄为反而手足无措。他们刚刚拆毁了大主教的城堡，那座建筑样式寒碜，所以为害不大；可是他们竟还连带拆毁了主教的私邸，这可是罕见的十四世纪的遗迹，拆毁的人竟没有把它同其余的建筑区别开来，他们把稻秧和稗草统统拔掉。现在，他们又在议论把精美的樊尚小教堂夷为平地，为的是用拆下来的石头去修筑什么防御工事，可是多梅尼尔^①当年根本不需要依靠这东西呀。人们耗费巨资去修复波旁宫这堆破烂，却听任春分时节的罡风把圣教堂富丽堂皇的镶花玻璃窗刮掉。几天前，肉铺圣雅克教堂的塔楼周围搭起一个脚手架；不定哪一天就会抡开大镐拆除这座钟塔了。一个泥瓦匠，竟在司法官令人肃然起敬的塔楼之间盖了一所白色的小屋。另一个给找来拆毁圣日耳曼·代·勃雷，这是座有三座钟楼的中世纪的大寺院。就不定有一天还有一个会被找来拆毁圣日耳曼奥克塞洛阿教堂。所有这些泥瓦匠自称为建筑师的，都由省政

^① 多梅尼尔（1777—1832），在 1814 年任樊尚要塞司令时，曾打退反拿破仑联军的进攻。

府或者官儿们给钱，而且都有绿色礼服^①。他们假装风雅，可是对真风雅有害的事，他们无所不为。更令人心痛的是，我们写作本文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已抓住居勒里宫，另一个对准菲利佩尔·德洛姆^②劈面砍了一刀。这位先生恬不知耻，竟把自己那个笨重累赘的建筑物砸扁以后，强行塞进文艺复兴时期最优雅的建筑立面中间。我们这个时代虽说对丑闻见多不怪，但这的确不是一桩普通的丑事。

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日，巴黎

① 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礼服。

② 菲利佩尔·德洛姆（约 1510—约 1570），居勒里宫的建造者。

目 录

| | |
|------------|---|
| 序言 | 1 |
| 定本附言 | 1 |

第一卷

| | |
|-------------------|----|
| 一 大厅 | 1 |
| 二 彼埃尔·格兰古瓦 | 14 |
| 三 红衣主教大人 | 22 |
| 四 雅克·科勃诺尔老板 | 28 |
| 五 卡西莫多 | 36 |
| 六 拉·爱斯梅拉达 | 42 |

第二卷

| | |
|---------------------|----|
| 一 从沙西德漩涡到锡拉岩礁 | 45 |
| 二 格雷沃广场 | 47 |
| 三 以爱待报怨 | 49 |
| 四 夜里跟踪美女的麻烦 | 57 |
| 五 还有麻烦 | 61 |
| 六 摔破的瓦罐 | 63 |
| 七 新婚之夜 | 79 |

第三卷

| | |
|--------------|----|
| 一 圣母院 | 88 |
| 二 巴黎鸟瞰 | 95 |

第四卷

| | |
|-------------------|-----|
| 一 好心人 | 113 |
| 二 克洛德·孚罗洛 | 116 |
| 三 圣母院的敲钟人 | 120 |
| 四 狗和它的主人 | 126 |
| 五 克洛德·孚罗洛续篇 | 127 |
| 六 不受欢迎 | 133 |

第五卷

| | |
|-------------------|-----|
| 一 圣马尔丹修道院院长 | 134 |
| 二 这个将要杀死那个 | 143 |

第六卷

| | |
|---------------------|-----|
| 一 对于古时司法的公正一瞥 | 156 |
| 二 老鼠洞 | 164 |
| 三 玉米面饼的故事 | 167 |
| 四 一滴水，一滴泪 | 183 |
| 五 玉米面饼故事的结局 | 190 |

第七卷

| | |
|-----------------|-----|
| 一 山羊泄密的危险 | 192 |
|-----------------|-----|

| | |
|----------------------|-----|
| 二 神甫与哲学家的区别 | 203 |
| 三 钟 | 211 |
| 四 命运 | 213 |
| 五 两个黑衣人 | 224 |
| 六 菲比斯·德·沙多倍尔队长 | 229 |
| 七 妖僧 | 234 |
| 八 临河窗子的用途 | 240 |

第八卷

| | |
|--------------------|-----|
| 一 银币变成枯叶 | 248 |
| 二 银币变成枯叶（续） | 256 |
| 三 银币变成枯叶（续完） | 260 |
| 四 抛弃一切希望 | 262 |
| 五 母亲 | 273 |
| 六 三个人不同心 | 276 |

第九卷

| | |
|------------------|-----|
| 一 昏热 | 290 |
| 二 驼背，独眼，瘸腿 | 298 |
| 三 聋子 | 301 |
| 四 粗陶与水晶瓶 | 304 |
| 五 红门的钥匙 | 312 |
| 六 红门的钥匙（续） | 314 |

第十卷

| | |
|-----------------------|-----|
| 一 倍尔那丹街上格兰古瓦的妙策 | 317 |
| 二 你就做乞丐去吧 | 326 |
| 三 快乐万岁 | 328 |
| 四 帮了倒忙的好心朋友 | 334 |

| | |
|------------------|-----|
| 五 法王路易的祈祷室 | 349 |
| 六 小火把在闲游 | 373 |
| 七 沙多倍尔赶来救援 | 374 |

第十一卷

| | |
|-----------------|-----|
| 一 小鞋 | 377 |
| 二 白衣美女 | 403 |
| 三 菲比斯的婚姻 | 409 |
| 四 卡西莫多的婚姻 | 410 |

第一卷

一 大厅

在离现在已有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一十九天的这个特殊日子里，巴黎老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郭内，一大早，群钟便敲得震天价响、一片轰鸣，巴黎全市人都被惊醒了。

然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一天并非什么值得载入史册、保存记忆的重大日子。这一天，大清早就动用了巴黎各个钟楼并且同时发生了惊动全体市民的骚动事件，这种事情也无关紧要，也是不足以记取的。那既不是庇卡底人和勃艮第人^①来攻城，也不是抬着圣骨盒的大举游行仪式，既不是拉阿斯葡萄园里的学生暴动，也不是号称“万民敬畏之主——国王陛下”的入城仪式，还不是巴黎司法官判处的男女盗窃犯的漂亮绞刑，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那些头戴翎毛、身披五彩盛装的外国使团莅临。也就是仅在两天前，就有一支这样的人马，弗朗德勒^②御使们，他们前来目的是为法兰西王储和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两人缔结婚约的。他们入住巴黎，这可使波旁红衣主教大人伤透了脑筋，为了取悦国王，主教大人不得不对这班举止粗俗、土里土气、高声喧哗的弗朗德勒市政官、镇长们笑脸相迎，并在自己的波旁公馆上演一出“极其精彩的寓意剧、滑稽剧兼闹剧”，本想招待他们以示热情，谁料下了一阵瓢泼大雨，把府邸门口的华丽帷幔都浸透了。

① 庇卡底是法国一省，位于巴黎盆地的北部。勃艮第是古法兰西的一个公国。

② 弗朗德勒是欧洲的一个旧管区，后来分属比利时和法国。